

藏羌彝走廊小族群文化艺术符号研究与数字化设计再现

王赛兰¹, 李昕昕², 龚勋³

(1.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 610041; 2.成都锦城学院, 成都 611731; 3.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611756)

摘要: **目的** 在藏羌彝走廊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 保存了众多人数较少但文化独特的小族群, 其独有的文化艺术是中华文明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存在, 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象征。**方法** 以四川西南区域中典型的小族群——尔苏藏族为例, 以其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文献资料“算日子书”为样本, 对其中的图画文字符号进行研究和解读, 并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再现。**结论** 通过民族学、设计学、美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交叉, 以数字手绘的方式重新构建了尔苏藏文“算日子书”的数字化体系, 并应用于当地旅游文化建设中, 是对藏羌彝走廊民族多样性保护与活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关键词: 藏羌彝走廊; 尔苏藏族; 算日子书; 数字化设计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2)20-0269-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2.20.030

The Research and Digital Design of Symbols of Small Groups in Zang-Qiang-Yi Corridor

WANG Sai-lan¹, LI Xin-xin², GONG Xun³

(1.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 Chengdu Jincheng College, Chengdu 611731, China;
3.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Zang-Qiang-Yi Corridor,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ethnic groups with small numbers but unique culture have been preserved. Its unique culture and art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treasure hou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symbol of the pluralistic patter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Ersu Tibetan—a typical small ethnic group in southwest Sichuan, this paper studies and interprets the pictorial characters and symbols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e and art, "counting the day book" as a sample. And digital design and reproduction.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of ethnology, design, aesthetics, semiotics and so on, the digital system of "Calendar Book" in the Tibetan language of Ersu was reconstructed by digital hand drawing, and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ourism culture. It is an important attempt to protect and activat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Zang-Qiang-Yi Corridor.

KEY WORDS: Zang-Qiang-Yi Corridor; Ersu Tibetans; Calendar Book; Digital design

藏羌彝走廊是中国西南重要的民族走廊区域, 由六条大江大河和众多高山峡谷形成东西屏障的南北线性通道。层峦叠嶂的地理环境和汉、藏、羌、彝等民族混居的历史背景共同构建了独特的藏羌彝走廊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层内, 文明与神话、现实与象

征交织缠绕, 形成了纷繁复杂又灿烂多样的文化艺术。藏羌彝走廊处在汉藏文化区之间, 历史上主要是古藏缅语族的活动区域, 至今也还主要是藏缅语民族或族群的聚居地。藏羌彝走廊向来是弱势族群及其文化的庇护地, 发展至今主要为藏、彝、纳、羌等民

收稿日期: 2022-05-09

基金项目: 2022 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业设计产业研究中心开放课题《多元融合: 四川藏羌彝走廊传统民族符号研究与活化实践》; 2020 年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 四川藏羌彝走廊民族符号的文化与艺术研究 (SC20B128); 2022 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川西南纸本经图理解及数字化关键技术研究》

作者简介: 王赛兰 (1981—),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

族或族群分布的文化空间,是如今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摇篮及保留地^[1]。这一地区具有藏族民族文化为主体、多元民族文化并存的民族文化特色。藏羌彝走廊中的艺术和文化展现出其民族文化的交融性,以及对弱势族群及其文化的庇护性,可以说,藏羌彝走廊更像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伊甸园。保留着大量的在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甚至都已经消亡的文化艺术现象。

除众多民族种类外,各民族中的支系使藏羌彝走廊中的民族环境更为复杂,仅其中的藏族人群支系就分别有嘉绒、白马、木雅、尔苏、扎巴等。这些民族分支和总人数较少的族群统称为“小族群”。具体而言“小族群”是指“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社会实体”,包括10万人口以下的“小民族”、未识别或者有族属争议的小群体以及汉族及各少数民族的支系^[2]。在历史上,走廊由于自然及人为原因发生多次迁徙、交融、渗透,更加强了藏羌彝走廊独有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各藏族支系、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等这样人数较少的民族族群在这片走廊区域得以被保存下来。这些小族群的独特文化属性反映在他们创造的大量文化艺术符号中,包括大量的宗教祭祀器物、经图、历书、卦书、壁画等。对这些符号的识别、保护和活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将以藏羌彝走廊小族群代表尔苏藏族中重要的文化遗产“算日子书”的数字化与设计化为例,探讨濒危小族群文化艺术活化的过程和意义。

1 尔苏藏族与“尔苏文化圈”

尔苏藏族是藏族中独具特色的一个分支,是藏彝走廊较早的土著居民之一,其先民的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对他们的记载在《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等重要的历史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尔苏藏族分布在横断山脉大渡河流域,以及汉源、甘洛、越西沿古代零关道一代。按照现在的建制区划来说,主要分布于四川境内的七个县,即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越西、冕宁,雅安地区的汉源、石棉、木里藏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尔苏藏族人口约3万人,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在雅安市石棉县的大渡河流域,有7000人左右。蟹螺、安顺、挖角、擦罗等是尔苏藏族比较集中的乡镇。

尔苏藏族虽然人数较少,但是历史悠久,而且身处藏、汉、彝的交界带,属于“藏彝走廊”区域,民族杂居、错落并存形成了独特的“尔苏文化圈”。根据民族学、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尔苏藏族包括鲁汝、尔苏、多须三个族群,在大渡河以南,安宁河上游至雅砻江大拐弯地区构成了一个文化圈,其独特的语言、节庆、民歌、舞蹈、绘画、象形文字都能够表明这个“文化圈”既是藏彝走廊大文化圈的一个部分,又受到与其长期杂居共处的汉族、彝族以及其他藏族

支系的文化影响。尔苏文化圈既处于藏文化圈之内也为汉文化所包容,既有属于藏文化的藏语、藏传佛教、宗教法器,也有属于汉文化圈的汉语、灶台、土葬,还有受到彝族文化影响的彝语、木构圆挑房、服饰图案等,而且从历史的传承可以明显看出,其文化叠加的历史层次:清代以后是最表层,而下层是唐、明以后的文化积淀^[1]。尔苏聚集地一般称为“堡子”,背山面水,经常在古代交通枢纽处。在大渡河沿线曾经有着大大小小四十余个“堡子”,现在已经减少很多。由于古代交通不便,生活半径较小,经常存在“堡子”之间语言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这也形成了尔苏藏族虽然人数较少但是语言复杂、文化丰富的特色。

在尔苏藏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尔苏藏族文是他们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符号。尔苏人日常使用的是尔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3]。这种日常语言没有文字,属于一种口头的语言。本文中所说的尔苏藏文,指的是尔苏藏族宗教活动者“沙巴”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使用的一种世代相传、用以卜卦的手抄彩色图画文字。它是一种还未完全脱胎于图画的文字^[4]。在尔苏藏文中,其独有的历书——算日子书,也被称为“母虎历书”,因其独有的象形文字,成为尔苏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本次研究的重点对象。2018年11月、2019年5月、2020年12月,笔者分别探访了石棉县挖角乡、安顺场、蟹螺堡等地,对尔苏藏族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在当地文化局的大力配合与支持下,获取了珍贵的尔苏藏族算日子书的第一手资料。随后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向著名的藏彝走廊专家进行了求证和学习,最终完成了该本历书的数字化与设计化工作。

2 尔苏瑰宝“算日子书”的研究价值

“算日子书”是尔苏藏族所拥有的一本古老的历书,尔苏语称为“niu ma shi da”。20世纪80年代初由刘尧汉等首先在甘洛发现了“算日子书”的存在,并在学界公开^[5]。由于历书的扉页绘制着以虎抱圆、顺时针推转的画面,所以也被称为“母虎历书”。这本历书不仅仅是尔苏藏族人民用来记录日期的历法,也展示了尔苏藏人的地球观和四季观。该历书是一种用图画符号绘制的藏经纸书,记载的历法是尔苏藏人遵循的行为规范,包含了天文、气象、时令季节,还包含了尔苏藏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一些禁忌。该历书共有31页(也有32页本)其中测算日子部分有24页,包含一年12个月的历法。每页分为3行,每行5格,共15格,1格代表1日,两页30格,为1个月^[6]。全书图画符号总计有30多个。“算日子书”的部分内容见图1。

这种算日子书在尔苏族群中以家族传承的方式继承下来,所以不同家族传承下来的图画符号风格会有所不同,甚至其中的某些还有所增减、改动,因此



图1 石棉尔苏藏族“算日子书”
Fig.1 Asian Ersu Tibetan "Calendar Book"

不同家族手中的“算日子书”在页数、符号上都会有一些差异。很多家传的“算日子书”已经无法考证其来源,但从石棉文化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冕宁目前还有姓伍的人家就曾经是图画和绘制符号的“雅堵”(ya du)。目前存世的“算日子书”非常稀少,可以说都是传世之作。

关于“算日子书”的解读,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完全诠释清楚,不少解读都带有主观推测性,但是从文字符号与民族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以李星星为代表的专家还是给出了比较有学术依据的解释。可以认为,“算日子书”中心主要的形象是一种动物,包括十二种分别为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再配合多种图画符号,按照某种逻辑循环排列表示日子,也表示当日的吉凶。其中重要的七种符号包括,山字形、日、月、眼、手、杵、四角圆圈的方形。

3 “算日子书”符号辨析

“算日子书”是尔苏文化中典型的藏、彝、尔苏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中的符号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十二兽”符号;另一个方面是大量的沙巴图画符号,下面就这两方面进行辨析。

3.1 “算日子书”中的“十二兽”符号

以“十二兽”对应历法的方法并不是中华文明独有的,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都有关于“十二兽”的说法,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十二兽”是海外文化传播的产物,也有学者认为“十二兽”反映的是原始图腾崇拜,是文明的必然产物。各文明虽有文化交流,但是“十二兽”主要是原始文明图腾崇拜的产物。目

前比较认可的观点为在中华文明中首先有“十二兽”历法观念的是彝族先民。哀牢山及其邻近地区的彝族,都用十二兽纪日、纪岁。例如某天为虎日、兔日,某人出生在虎年、牛年等。与尔苏藏族的“算日子书”相比较,彝族也反映出了对“虎”的崇拜。哀牢山的山神庙内有一块彝文十二兽《母虎日历》碑,也是以“虎”为首。另外在以“十二兽”为历法方面彝族与尔苏藏族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彝历不仅用十二兽纪年,而且纪日,也有虎日、兔日、龙日等历法方式,并且还有以不同日期命名集市的习俗,比如虎日的集市街道被称为“虎街”,到兔日时该街道又被称为“兔街”^[7]。

结合对“算日子书”的研究,发现其与彝族“十二兽”之间重要的相同点是:对“母虎”的崇拜;以“虎”为起始;都以“十二兽”作为纪日单位。通过以上三项重要相同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尔苏十二兽纪日的方法是受彝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是彝文化影响的产物。很多学者也认为,汉族十二生肖也源于彝文化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汉、藏、彝文化交流共融的情况自古有之。

3.2 其他沙巴图像符号

除了“十二兽”以外,“算日子书”中还存在着丰富的文字符号。其中对最重要的七种符号(见图2)的解读一直有着很大的争议,甚至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解读也有所不同,根据分析研究,本文倾向于李星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徐丽华的看法:这七种符号是藏族本土原始宗教“本教”中七曜符——日、月、金、木、水、火、土的变体。七曜符是本教最原始的记录时间的符号,也是对时间的一种特殊解释^[8-9]。



图2 “算日子书”中七种符号

Fig.2 Seven symbols in the "Calendar Book"

除了上文提到的七种最为重要的符号以外,“算日子书”中还有着不少于二十种的各种符号。如果将不同地域村落中不同沙巴手上的“算日子书”进行归纳整理及分析,其中符号的丰富程度又要大大增加。根据调研成果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教授寻觅到的不同版本的“算日子书”中的符号进行比较,所有符号来源有以下几种:

- 1) 木耳本波喇嘛日书上的图画符号。
- 2) 木耳本波喇嘛日书上的图画符号。
- 3) 磻磻嘉绒杨喇嘛日书上的图画符号。
- 4) 纳木依图画日书中的 32 个图画符号。
- 5) 摩梭达巴日书的 32 个图画符号。
- 6) 甘洛版本上的甘洛本符号。

将不同来源的图画符号进行比较,结合当地调研的经历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尔苏图画日书上的图像与木雅本波喇嘛日书上的生肖图,同出一辙,甚至就是出自一人之笔,可以判断尔苏与木雅图画书册的来源比较一致。

第二,摩梭达巴日书与纳木依的比较,二者非常相似,应属于同一个系统,有共同来源的可能性非常高。

第三,本波所在的藏区历史上有石刻、木刻等图画传统。而在尔苏世居的地区,除了所谓“算日子书”以外,找不到其他属于尔苏固有的历史图画形式,几乎没有石刻、木刻图画的任何迹象。这说明“算日子书”可能是尔苏藏族族群从本波文化中模仿和学习的特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算日子书”是彝文化在藏羌彝走廊文化遗存的重要证明,它同时也受到藏族传统宗教本教的影响,保留了大量的本教原始符号,是尔苏族群向本波文化学习的成果。“算日子书”虽然是尔苏藏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深受藏彝文化影响,从这点也可以看出藏羌彝走廊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也是小族群在吸纳其他大族群文化的同时演化成为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典型案列。

4 “算日子书”的数字化设计与再现

对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濒危残缺符号进行抢救性整理,形成数字化的符号库,并结合文化旅游产业,为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符号创新发展提供新的传播空

间和市场模式,是本次尔苏藏族“算日子书”数字化设计的方向。为此进行了近两年的设计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成果。

4.1 设计方法

由于“算日子书”在家族中世代相传、年代久远,现存的纸本资料已然十分脆弱,任何轻微碰触都会对其造成难以预计的影响和破坏。再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以数字手绘的方式重现“算日子书”中的大部分符号,使这些文字符号数字化,达到了抢救性保护和发掘的效果。整个设计分为三个过程:首先对已获资料中的符号进行数字化采集整理,共整理出数十个重点尔苏藏文符号;然后对重复符号的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其中最具有特色的特征元素;最后以数字手绘的方式完成表现与设计,形成数字化的符号库。

4.2 “算日子书”图形的提取、再设计

“算日子书”中的图形符号可分为十二兽符号和其他沙巴文化符号,通过研究和解读,对其包含的文化内涵和民族象征意义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设计环节分为下面三个步骤。

第一步,对“算日子书”中重点的、有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进行采集整理,特别是很多符号有重复性,需要对所有出现过的形式都进行采集,分析总结该符号的特色。以“龙”这个符号为例,在三十一页书册中,这个符号出现了十二次,有黄、绿、黑等不同色彩,也有纯线描无填色。

第二步,对原始符号的特征进行总结整理。以“龙”符号为例,对比该符号出现的十二次,可以发现其“龙”的符号造型可总结为龙首、侧身、阔口、有角、有鳞,颜色变化象征对应日子的吉凶或者其他含义。根据这些特点运用 Procreat 软件,在 Ipad 上进行数字手绘处理。对其图形元素进行简化、变形和重构,再结合现代设计手法对其进行再设计,完成“龙”符号的线稿,如图 3 所示。

第三步,以数字手绘的方式进行再设计。考虑藏、彝、尔苏文化中共同的价值观,金色和白色在其中都有着吉祥、尊贵的象征,特别在尔苏文化中白色最为尊崇,所以决定以金色线条线描加留白的方式表现,尊重文化传统的同时体现现代设计的意趣,达到文化、设计、传承的统一性。这种方式还省略了符号中

关于吉凶象征的颜色问题, 使设计更简洁, 也更适合多场景的应用。以此方法, 对“算日子书”中重要的十二兽符号全部进行了再设计, 完整设计稿如图 4 所示。

同样, 对“算日子书”中七种符号也进行了数字化表达, 如图 5 所示。

除七种最重要的符号以外, “算日子书”中还存在着众多其他符号, 并且在不同的版本资料中差异较大, 所以根据不同的版本对其中比较特别的符号进行了多元化设计, 提高了元素的丰富程度, 也提升了本设计作为资料的可参考性, 见图 6。

除以上符号以外, “算日子书”中对“母虎”的

崇拜重点反映在封面中四只母虎绕圈旋转的形象, 因此对这部分符号进行了重点设计, 对寻找到的 4 种不同版本封面进行设计尝试, 最后选择了其中最有审美意趣的一种作为最终的设计稿, 如图 7 所示。

再设计后的“算日子书”符号已应用于当地景区的建设中, 成为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在雅安市石棉县正在建设的重点旅游项目王岗坪中, 已经开始大量运用再设计后的尔苏藏族文化符号, 在景区导视、酒店装饰中, 其成为自然资源以外有吸引力的文化资源之一。图 8 是王岗坪项目进行的一系列景区和酒店导视产品的概念设计, 重点结合了本次尔苏藏族文化艺术符号的创新设计, 实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活化与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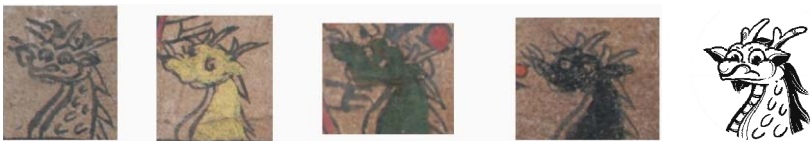


图 3 “龙”符号的采集和线稿设计
Fig.3 Collection of the "dragon" symbol and the line draft design



图 4 “算日子书”中十二兽符号表现
Fig.4 12 animal symbols in the "Calendar Book"



图 5 “算日子书”七种符号表现
Fig.5 7 symbols of "Calendar Book"



图 6 不同版本的“算日子书”中各种沙巴符号的表现
Fig.6 Performance of various Sabah symbols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Calendar Book



图 7 “算日子书”封面的数字化设计表现
Fig.7 Digital design performance of "Calendar Book"



图 8 王岗坪君澜酒店系列导视产品概念设计（部分）
Fig.8 Concept Design of Wanggangping Junlan Hotel Series Guide Products (Part)

5 结语

藏羌彝走廊中的小族群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代表。本次以尔苏藏族的“算日子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中的文化符号进行了研究辨析，还进行了数字化、设计化的再现工作，该工作已经持续 2 年，目前已经完成了“算日子书”中 88 个符号的数字化和设计化工作。根据民族学文献的考证，对其中大部分符号的意义和读音都进行了解读，已集结成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成果集。这次的研究探索在尔苏文化研

究中尚属首次，在藏羌彝走廊小族群文化艺术领域中也比较罕有，是藏羌彝走廊文化艺术展示现代魅力的一次尝试。

近现代以来，随着文明现代化进程加速，藏彝走廊文明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的尔苏文化圈也在经历着急剧的变迁，受到文化现代化的猛烈冲击，尔苏的原生文化正在消失，文化圈的边界日趋模糊。经过多次深入藏羌彝走廊地区进行调查，深切感受到其中小族群文化是重要而未被发掘的宝库。以现
(下转第 294 页)